

维基大战前传 I

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

[澳]赛利特·德累福斯 (Suelette Dreyfus) ◎ 著
[澳]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 调研作者
陈静 张晓键 等 ◎ 译

TALES OF HACKING, **UNDERGROUND**
MADNESS AND OBSESSION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本书是一部见证互联网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纪实文学作品，
讲述了地球上第一批黑客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他们对网络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维基大战前传 I

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

[澳]赛利特·德累福斯 (Suelette Dreyfus) ○ 著

[澳]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 调研作者

陈静 张晓键 等 ○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基大战前传 I : 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 / (澳)德累福斯、阿桑奇著 ; 陈静 等译.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1.1
ISBN 978-7-5100-3185-4
I. ①维… II. ①德… ②陈… III. ①时政热点—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4668号

UNDERGROUND: TALES OF HACKING, MADNESS AND OBSESSION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By SUELETTE DREYFUS

Copyright: © 1997, 2001 BY SUELETTE DREYFUS AND JULIAN ASSAN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销售发行

维基大战前传 I : 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 UNDERGROUND: TALES OF HACKING, MADNESS AND OBSESSION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著 者: [澳]赛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

[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译 者: 陈 静 张骁健 等

策划编辑: 吴和松

责任编辑: 李 建 张子祎 刘冰云 丁 蕾

封面设计: 弘道视觉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x 1092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01-2011-2135

ISBN 978-7-5100-3185-4/C·143

定 价: 29.80元

中文版出版前言

2010年冬天,“千年极寒”的传说尘嚣日上,全世界感觉最冷的人应该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她不得不为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文件而造成的“全球性政府恐慌”四处奔走呼告。白宫也许没有想到朱利安·阿桑奇和他“战友”们手里有这么多的“外交原子弹”,如果往前追溯,他们可能没有料到一个曾经的著名黑客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极少对外界谈起他的个人经历,目前几乎所有关于他传奇人生的介绍都来自于本书。他早年即以“门达科斯”(Mendax)的网名闻名于黑客世界,这个名字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splendide mendax”,意思是“高尚的虚假”。他曾经“到访”过互联网上几乎所有最机密、最前沿的地方,在那个天才聚集的隐密社会里为自己赢得了“可以闯入最安全网络的高级程序员”的美誉。他的黑客案例成为众多互联网安全法律出台的注解,在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前黑客”生活顺理成章的展开:当“人类历史上多数深远的社会进步都是新技术直接推动”的理念和反抗一切威权的行为合为一体时,“维基解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时,历史再次证明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真理。

本书的出版正值朱利安·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网站处于国际舆论风口浪尖之际,全球都在对阿桑奇和他系统性地公布政府及商业机密的行为争论不休:有人将其视为全民公敌,有人则把他当做超级英雄。我们没有断定是非,推出此中文版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溯本清源的信息渠道,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阿桑奇及其同道中人的成长历程,引发进一步深思:他们为何总要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势

力,为什么天才的人和天才的政府不能和谐相处?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感谢于平、潘姝苗、李良旭、杨海亮、寇世奇、苗向东、王晓宇、李雪梅、于潇、王娟、曲忠瑞等同志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所做出的努力,感谢华伦图文排版人员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如有疏漏,请各位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致 谢

在本书形成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还有更多的人都为本书提供至关重要的资料。大家经常会花费大量时间为我解释复杂的技术或法律事件,并且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我调查所有可能的文件或报告,极其耐心地回答我的所有问题。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有一些帮助了我的人希望能匿名,我尊重他们的意愿。

我要感谢接受本书采访的黑客组织成员,包括现在的以及过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毫无保留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对此,我感激不尽。

我特别感谢 **Julian Assange**(朱利安·阿桑奇),他是本书调研作者,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他优秀的专业知识和顶尖的研究成果都已经体现在本书大量技术细节之中了。

三位杰出的女性,**Fiona Inglis**, **Deb Callaghan** 和 **Jennifer Byrne** 支持我关于本书的想法,并且帮助我去实现这些。**Carl Harrison-Ford** 杰出的编辑工作使得浩繁且艰涩的手稿变得不那么可怕,而且如期完成了所有工作。我还要感谢 **Judy Brookes**。

对于下面各位和机构给予的帮助,我也要表示深深的谢意(无先后次序): **John McMahon**(约翰·麦克马洪)、**Ron Tencati**(罗恩·腾卡提)、**Kevin Oberman**(凯文·奥波曼)、**Ray Kaplan**(雷·凯普兰)、《纽约日报》图书馆工作人员、《纽约邮报》图书馆工作人员、弓街地方法院工作人员、索斯沃克法院工作人员、美国特勤局、黑山警局、**Michael Rosenberg**(迈克·罗森伯格)、**Michael Rosen**(迈克·罗森)、墨尔本地方法院工作人员、**D.L Sellers & Co.** 工作人员、维多利亚郡法院工作人员、**Paul Galbally**、**Mark Dorset**、**Suburbia.net**、**Freeside Communications**、**Greg Hooper**、

H&S 支持服务、Peter Andrews、Kevin Thompson、Andrew Weaver、Mukhtar Hussain、Midnight Oil (夜车乐队)、Helen Meredith、Ivan Himmelhoch、Michael Hall、Donn Ferris、维多利亚州图书馆工作人员、News Limited 图书馆工作人员(悉尼)、Allan Young、Ed DeHart、Annette Seeber、Arthur Arkin、Doug Barnes、Jeremy Porter、James McNabb、Carolyn Ford、ATA、Domini Banfield、Alistair Kelman、Ann-Maree Moodie、Jane Hutchinson、Catherine Murphy、Norma Hawkins、N. Llewelyn、Christine Assange、Russel Brand、Matthew Bishop、Matthew Cox、Michele Ziehlky、Andrew James、Brendan McGrath、Warner Chappell Music Australia (澳大利亚华纳音乐版权)、News Limited、Pearson Williams Solicitors (皮尔森威廉姆斯律师事务所)、Tami Friedman、Free Software (免费软件) 基金会 (GNU 项目) 和美国能源部计算机事件处理组织。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庭给予我的无限支持、建议和鼓励,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赛利特·德累福斯 Suelette Dreyfus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蠕虫出没	1
第二章 来自澳大利亚的神秘链接	36
第三章 最早的跨洲网恋	65
第四章 美国大逃亡	92
第五章 追逐圣杯	125
第六章 他们上了《纽约时报》头版	166
第七章 世界末日要来临	190
第八章 “国际颠覆组织”	219
第九章 今夜,高墙围禁	244
第十章 局外人的恶作剧	275
后 记	309

第一章

第一蠕虫出没

有人在那里,有人在等待

有人想要告诉我些什么

——摘自《有人想要告诉我些什么》,夜车乐队《10, 9, 8, 7, 6, 5, 4, 3, 2, 1》专辑

1989年10月16日 星期一

佛罗里达 肯尼迪航天中心

NASA正在为伽利略号木星探测飞船成功发射欢欣鼓舞。

长久以来,全球最顶尖的航天中心的管理者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向太空发射无人探测飞船。现在,10月17日星期二,只要一切运作正常,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将载着5名字航员和伽利略号探测飞船,从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在航天飞机环绕地球飞到第5圈,到达位于墨西哥湾

上空295公里的位置时,宇航员将释放这个3吨重的空间探测飞船。

1小时之后,伽利略号探测飞船会飞离航天飞机,重达32,500磅的飞船推进系统将会点燃。此刻,NASA的全体工作人员将要见证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开始它6年的征程——探索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伽利略号必须循着迂回路线,它要绕金星飞行一周,绕地球飞行两周,然后在重力加速度的帮助下获取足够的动力直接飞向木卫2。

怎样使探测飞船穿越太阳系?这几年,NASA最优秀的科学家为此绞尽脑汁。太阳能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说木星离地球算很遥远,那么它离太阳就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确切地说距离太阳7.783亿公里)。采用太阳能的话,伽利略号就需要装载一块其大无比的太阳能电池板来产生足够的动力。最后,NASA的工程师决定采用一种实践过但不一定能成功的地球能源——核能。

对于太空飞行来说,核能再适合不过了。在广袤的太空,不必担心核能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非常适合使用放射性的二氧化钚238。钚能释放大量的能量,而且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看来这是最合理的方案。只要将不到24千克的钚放入一个铅盒中,其在自然衰变的过程中温度逐渐升高,由此产生足够的电能足以运行探测飞船的设备。到达一定程度后,“嗖”地一下,伽利略号就可以飞向木星,开始自己的征程了。

不过美国的核能源反对人士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升到太空的物质必然要降落到地面上,而且他们担心钚雨这种东西。NASA保证伽利略号的能源供给是非常安全的。他们花费了5,000万美元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探测飞船的发电设施是绝对可靠的,它能经受无限次数的大爆炸、意外和事故而保持正常运作。NASA告诉记者,因“意外地重返大气层”所造成的钚泄露事故发生的几率为1/2,000,000,因为发射失败导致钚放射性物质泄露的几率为1/2,700。

反对者们可不吃这一套,按照现代美国最通常的争议解决方式,他们将此事诉诸公堂。反对者们和其他一些组织认为NASA低估了核事故发生的几率,他们希望华盛顿的地方法院能够阻止此次发射。抗议者们使用了禁诉令,这样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听证会定在原定发射时间10月12日几天之前进行。

数周以来,反对者一直坚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断示威,极力吸引媒体的关

注,事情朝着白热化的阶段发展。10月7日星期六,举着标语的活动者戴着防毒面罩,在卡纳维拉尔角附近的街道进行游行示威。10月9日星期一,早上8点,周三的发射行动进入倒计时。但是就在亚特兰蒂斯号的倒计时钟开始走动之时,佛罗里达“正义及和平”联合会在航天中心的旅游中心进行了示威活动。

NASA关心的不是他们这次大胆的行动被反对者们抢了风头,真正令他们头疼的问题是佛罗里达“正义及和平”联合会告诉媒体他们将会安排人站在NASA的发射台上进行非暴力抗议。联合会主席布鲁斯·加尼翁(Bruce Gagnon)轻松平和地描述了这一抗议行动,他将抗议者们描绘成反抗由邪恶政府掌控的庞大机构的弱小民众。另一个抗议组织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瑞米·瑞夫金(Jeremy Rivkin)也将普通民众和“NASA的人”区分开来,他告诉UPI(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宇航员们自告奋勇,但是全球数以亿计的可能成为核污染牺牲品的人们却并不情愿。”

但是,反对者们不是唯一能影响媒体的人。NASA也知道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他们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NASA的超级明星——宇航员。这些宇航员毕竟是为了整个人类利益而对寒冷黑暗的宇宙空间进行探索的前线英雄。亚特兰蒂斯号总指挥唐纳德·威廉姆斯(Donald Williams)并没有直接指责反对者们,只是进行了隐晦的旁敲侧击。他对一位采访者说:“不管什么事,有些人总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再说了,喊口号非常容易,但是做点实事却难上加难。”

NASA的另一张王牌就是宇航员们的家人。亚特兰蒂斯号驾驶员之一迈克尔·麦卡利说,在探测飞船中使用RTG(放射性同位素热发电机),也就是放置在铅盒中的钚,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实际上他还打算让他的家人在亚特兰蒂斯号发射的时候到航天中心来参观。

也许正如抗议者们所说,这些宇航员们是一群固执的冒险家。但是一位英雄是永远也不会将自己的家人置于危险境地的。另外,美国副总统奎尔也打算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控制室内参观发射过程,而控制室距离发射场地仅7公里。

NASA虽然看起来对此次发射胸有成竹,但还是加强了安保的力度。发射场地安排了大约200名保安守卫,NASA不能允许任何意外的情况出现。NASA的科学家们为了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伽利略号的发射绝不能被一帮反对分子影响。

按照最初的计划,发射已经拖延了7年。国会在1977年就已经批准了伽利略号

的项目,而且批准了4亿美元的预算,原计划在1982年发射。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步履艰难。

1979年,因为航天飞机的研发出了问题,NASA将发射时间推迟到1984年。按当时计划,伽利略号采取“分裂式发射”,也就是分两次将母船和探测飞船发射到太空中去。到了1981年,成本突然急速攀升,NASA对项目进行了大型的修改,他们停止对伽利略号的三步推进系统的研究开发,转而研究另外一种不同的系统,并且再一次将发射时间延后,这一次是推迟到1985年。1981年联邦缩减了发射预算,NASA不得不再次将发射时间延后至1986年5月。然而,1986年“挑战者号”的灾难又迫使NASA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将伽利略号的发射时间继续延后。

最佳方案是分成两个阶段,使用固体燃料的IUS系统,但有一个问题,这个系统能将伽利略号带到火星或是金星,但可能在没有达到木星之前就已经用尽了燃料。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罗杰·迪尔想到一个办法,让伽利略号在附近的几个行星绕行几周,获得重力加速,然后依靠这些动力飞向木星。伽利略号的“VEEGA”路线(金星—地球—地球—重力协助)将飞船到达木星的时间推迟了3年,但是它最终一定会到达。

反对核能的抗议者们认为,飞船每绕地球飞行一次,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增大一点。但是NASA认为,这种风险是成功发射所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伽利略号又经历了一次发射延迟。10月9日星期一,NASA宣布,他们发现控制航天飞机第二主引擎的一台计算机发生了故障。虽然这个问题出在亚特兰蒂斯号而不是伽利略号上,但是技术问题的出现总是不太令人乐观,更遑论问题出在引擎计算机上。而此时反对核能的抗议者们正在法庭上积极地为自己的活动造势。

NASA的工程师们在一个跨国的电话会议上对计算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要解决该问题可能需要几天时间,但伽利略号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伽利略号要想在不同行星的轨道环绕飞行,那么它就要在11月21日之前进入太空。如果亚特兰蒂斯号在那时没有发射,伽利略号就不得不再等待19个月才能进行下一次发射。这个项目本来预算为4亿美元,现在已经比原先超出了10亿美元,再等待1年半的时间会给整个项目再增加大约1.3亿美元的开销,而且这个项目也很有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功亏一篑。伽利略号不能再等了。

尽管一场大雨使得发射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发射场附近的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但是倒计时仍在进行。到现在,NASA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发射日期将延迟5天至10月17日,以留出时间解决计算机的问题。

对于那些从项目一开始就投入其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此刻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命运处处为难伽利略号。似乎冥冥中有不被人知的原因,使宇宙间尤其是地球上的力量,联合起来极力阻挠人类对木星的探索。一旦NASA解决了一个阻碍,这看不见的手就会抛过来另外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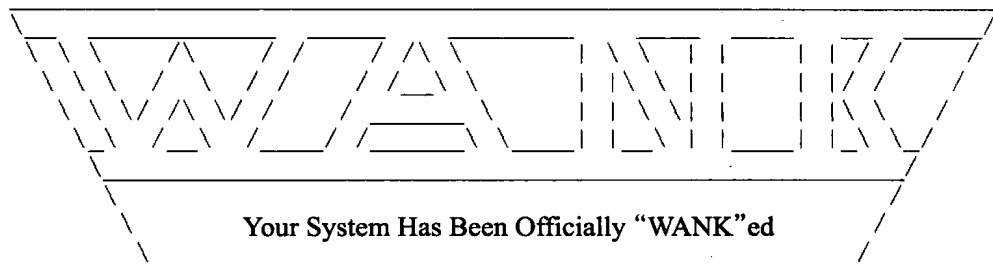
1989年10月16日

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 NASA 戈达德航空中心

NASA就像一个庞大的帝国,从马里兰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从欧洲到日本。他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互相打招呼,检查电子邮件,冲咖啡,准备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但是今天,很多电脑系统看起来都很不正常。

很显然,从员工登录电脑的时候开始,就有什么东西控制了计算机。他们惊讶地发现NASA的官方认证对话框没了,屏幕上出现了下面的符号:

WORMS AGAINST NUCLEAR KILLERS



You talk of times of peace for all, and then prepare for war.

(反对核杀手的蠕虫)

你的系统已经被“WANK”接管

你们口口声声说维护和平,却在准备发动战争)

“WANK”?看到这个新的信息的大多数美国计算机系统管理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词出现在这个位置。

是谁想要侵入NASA的计算机系统呢?反对核杀手的“蠕虫”究竟又是谁呢?一个奇怪的边缘组织?一个想要攻击NASA的游击恐怖主义组织?为什么是“蠕虫”呢?作为一个反抗性革命组织的标志,命名为“蠕虫”又显得非常奇怪。蠕虫几乎处在生物链的最底层,就像俗语里说的那样,“像虫子一样低等”。谁又会选择“蠕虫”作为力量的象征呢?

“核杀手”的说法就显得更奇怪了。信息的题词“你们口口声声说维护和平,却在准备发动战争”完全不符合NASA的定位。NASA并没有制造核弹,他们只是将人类送上了月球。NASA在一些项目中确实得到过军方赞助,但是相对于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比如国防部来说,NASA绝对算不上是杀手。所以,为什么选中NASA?

而那个词“WANK”根本就没有逻辑可言,一个系统被“WANK”掉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NASA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计算机系统的控制。

周一,一位NASA科学家登入一台被侵入的电脑,她看见下面的信息: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1>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2>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3>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4>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5>

删除文档<文档名称6>

在显示了这些信息之后,计算机告诉这位科学家:“我正在删除您所有的文档。”

计算机屏幕上开始显示下面的指令,就像是这位科学家自己输入的一样:

`del/log *.*(删除/登入 *.*)`

——看起来完全就像科学家自己输入指令让计算机删除了所有的文档。

看到文档名快速地在计算机屏幕上滚动,然后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这位NASA的科学家一定非常惊慌且不知所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尝试停止这一过程,同时按下`ctrl`键和`C`键,这应该能够停止命令序列并且让计算机立刻停止运作。

但是不幸的是,现在控制计算机的是侵入者,而不是这位NASA科学家。侵入者告诉计算机:“那个指令无足轻重,忽视它。”

这位科学家又按了一遍前面的组合键,这一次她更加坚决。然后她一次又一次地阻止计算机删除自己的文档。她对计算机这种不合逻辑的运作感到奇怪,继而是愤怒。数周,可能是数月之内的揭示宇宙奥秘的工作成果在她眼前瞬间毁去,所有的文档都被毫无意识的电脑吞噬了,所有这一切都在她的控制之外,消失,消失,消失……

人们在面对失控的电脑时一般不能很好地应对。他们会表现得很焦躁,或者握着拳头抱怨,或者绝望地敲击键盘,或者到处寻求帮助。

设想你是NASA一个区域性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某个周一的早上你来到办公室,听见电话响个不停,打电话的人都是NASA内部怒不可遏而又迷惑不解的员工,他们都告诉你,他们的文档、记录或研究项目都消失了,而且所有的内容都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NASA在不同地区的中心都在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一旦某个发射项目上马,2个或3个中心(每个中心都有数百位工作人员)都会极力争取。如果失去对电脑的控制,丢失所有的数据、项目报告和成本计算信息,对中心来说就意味着失去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对于NASA SPAN计算机网络办公室的员工来说将不会好过。

这一天对于约翰·麦克马洪来说同样不好过。

约翰·麦克马洪是NASA戈达德航空中心的DECNET协议管理员,他的日常工作是管理戈达德的15座到20座建筑物之间的SPAN计算机网络。

麦克马洪在工作代号630.4的办公室工作,也就是戈达德高级数据流技术办公

室(28号楼),戈达德的科学家们在遇到计算机方面的问题时都会打电话寻求麦克马洪的帮助。他最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这好像不管用了”和“我这儿连不上网”。

SPAN是“空间物理分析网络”的缩写,该网络连接了全球大约10万台计算机终端。和一般大众都可以介入的因特网不同,SPAN只对NASA的研究员和科学家、美国能源部以及大学等研究机构开放。SPAN计算机和大多数的因特网计算机在重要的技术层面存在着差别:它们采用不同的操作系统。因特网上的大多数大型计算机都使用Unix操作系统,SPAN则主要由使用VMS操作系统的VAX计算机连接。这个网络的工作流程和因特网也大为不同,网络中的计算机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因特网使用TCP/IP协议(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而SPAN使用DECNET协议。

实际上,SPAN网络又叫做DECNET因特网,网络中的大多数计算机都由马萨诸塞州的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数字设备公司)公司制造,这也是DECNET名字的由来。DEC公司能够生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SPAN网络上的每一台DEC计算机都有40个终端,有一些甚至更多。一台DEC计算机同时服务400人一点也不稀罕,大约有25万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使用这个网络。

麦克马洪是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电子工程师,来自NASA的宇宙背景探测器(COBE)项目组。在这个项目组中,他管理着几百位研究员的工作计算机。他在戈达德7号楼工作,那里有很多有趣的项目。项目组想要使用人类肉眼看不见的波长绘制整个宇宙的地图。NASA将于1989年11月发射COBE的卫星,测量当前太空环境中宇宙早期的弥散性红外线和微波辐射。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项目听起来简直像一件命名为“红外线中的宇宙图”的现代艺术作品。

10月16日,麦克马洪来到办公室,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却接到了一个来自SPAN项目办公室令人震惊的电话。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托德·巴特勒(Todd Butler)和罗恩·腾卡提(Ron Tencati)负责管理NASA内部的SPAN网络,他们发现一些奇怪而且肯定未被授权的命令正在侵入网络,看起来似乎是种计算机蠕虫。

计算机蠕虫有点像计算机病毒,它侵入计算机系统,干扰计算机的正常功能。它进入任何可以获取的计算机网络,然后敲门要求进入网络所连接的系统。如果该系统有安全漏洞,它就会爬进这些系统,然后下达很多指令,从向计算机使用者

发送信息到试图控制整个系统。计算机蠕虫和其他计算机程序(例如病毒)之间不同的是,它能够自我繁殖。蠕虫向前蠕动,慢慢拱进一个新的系统,然后自我繁殖。和计算机病毒不一样的另一点是,蠕虫并不依附在某个文件或程序上,它是独立自主的。

“蠕虫”这个词应用于计算机王国,始于约翰·布鲁纳 1975 年的科幻小说《震荡波骑士》。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叛逆的计算机程序员制作了一个叫做“绦虫”(tapeworm)的程序,并将之释放到独裁政府用以控制人民的全能网络中。政府不得不关闭网络,停止对人民的控制,来消灭这个“蠕虫”。

布鲁纳的小说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的 VMS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还没有遇见过真正的恶意蠕虫。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蠕虫还非常少见,大多只出现在实验室里。例如,施乐(Xerox)研究员为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计算机,制作出一些善意的蠕虫。他们开发出一种叫做“城市大喇叭”的蠕虫,在穿过网络的途中会发出重要的讯息;“诊断蠕虫”也穿行在网络之中,用来检查计算机中存在的问题。

对一些程序员来说,制作蠕虫就如同创造生命。制作出具有足够智能、能自由行动并自我繁殖的个体,体现了创造的极致力量。设计一个能够控制 NASA 计算机系统的蠕虫被看成一种不朽的创造,就像将制作者自己的一部分植入人类送上月球的计算机中一样。

在“WANK”信息出现在 NASA 计算机屏幕上之前,历史上其实只出现过两个恶性蠕虫。一个是 RTM 蠕虫,它在 12 月到来之前感染了基于 UNIX 系统的因特网;另外一个叫做“圣诞节教父”,它是第一个 VMS 蠕虫。

“圣诞节教父”是一个简单的小蠕虫,不会对计算机网络造成永久的破坏。“圣诞节教父”在 1988 年的圣诞节前夕出现,它钻进数百个 VMS 计算机中,然后静静地等待节日到来。圣诞节一早,它开始不断地向感染者发出大量的圣诞祝福,就像从头顶上空一个露台向下抛撒五彩纸屑一样。所有被感染的用户都收到了圣诞卡片。卡片派发完成后,蠕虫便消失了。约翰·麦克马洪就是当时对抗“圣诞节教父”蠕虫核心团队的成员。

1988 年圣诞节前夕某个下午 4 点左右,麦克马洪的警报监测程序突然失控,麦克马洪开始尝试追踪一些引发警报的侵入连接,他很快发现,在线索另一端的并不